

目 次

·革命回忆录·

在少奇同志身边·····	马广福口述，延鑫整理 (1)
回忆南泥湾·····	吕志明 (5)
马赋广同志二三事·····	任 民 (8)
怀念冯宝林同志·····	冯文安口述，马常忠整理 (15)

·大洼烈士小传·

赵正·····	东 白 (19)
黄晶波·····	田 兵 (20)
赵守祯·····	李凤春、宋士福 (21)

·地 方 史 料·

我县水利建设的发展·····	王露云 (22)
田庄台个体商业的回顾·····	郝 勋 (29)

在少奇同志身边

马广福

初到中南海

一九五〇年七月，连队领导找我谈话：“马广福同志，经过组织研究，决定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，你能不能完成？”我说：“请首长放心，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！”第二天，我又被叫到营部，一进屋，见营长、教导员都在，我的确感到任务不一般，心情既激动又有点紧张。营长说：“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，你考虑好了没有？”我立正报告：“坚决完成任务！”正谈时，外面来了两个人，教报员说：“接你的人来了”。我一看是中央警卫班的东方、张守把同志，教导员说：“马广福同志，组织上调你到中央警卫班为中央首长做警卫工作，除枪支弹药上缴外，其余物品随身携带，马上可以出发。”就这样，来到警卫班，为刘少奇同志作警卫工作。

谈 心

一天清晨，我正坐在刘少奇同志办公室窗外的藤椅上看书，少奇同志穿着朴素的衬衣来到室外散步，问我说：“你是从哪里调来的？”我说：“从四野。”他说：“你感到任

务重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感到幸福和光荣。”少奇同志接着又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当的兵？家住哪里？”当我说“四七年参军，家在松江省”的时候，少奇同志颇有感触地叹了口气说：“是个好地方啊！”说完徐徐向前散着步。

“你是自愿当兵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怕不怕死？”

“为了‘打倒蒋介石，解放全中国’不怕死。”

少奇同志转过身来，望着我好一会才说：“在野战部队呆惯了，在这里习惯吗？”我说：“习惯。”一会儿，他见我手中的书问：“读过几年书？”我说：“没读过书，这点文化还是参军以后学的。”

少奇同志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在这里除了工作外，一定要抓紧学习，记住，你们是青年人，旧社会学校是给有钱人开的，穷人读不起书。现在，有了好的环境，要努力学习政治、军事、文化。”少许，他又问：“你给家寄些钱吗？”我没有回答，因为当时每月津贴仅几毛钱。少奇同志说：“尽管津贴很少，也得节约，家里人都知道你在北京工作，积攒起来寄回几个，家中父母也高兴啊。”当时我注视着少奇同志那慈祥的面孔，心情十分激动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。

西 子 湖 畔

一九五二年三月，少奇同志因身体欠佳去杭州疗养。一天，我们警卫人员陪同少奇同志游览西湖。在走苏堤上，游

览的同志见是少奇同志，忽的一下围了上来，都争着和他握手，向他问候。这时，我们警卫战士考虑到首长的身体和安全，便夹成一条道让少奇同志走，少奇同志小声对我们说：

“你们不要拦着，这样会让我脱离群众的。”我们听了后十分感动，人民领袖真是和人民心贴心啊！

亲切的关怀

少奇同志酷爱学习，也非常喜好参加体育活动，更喜欢花草。一天，我正在窗前的花坛旁执勤，少奇同志出来赏花，便问我说：“小马，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什么花呀？”我想了半天也没叫出名，便随口说：“大概是兰花吧？”少奇同志听了先是笑了，笑得我很不好意思。少奇同志既严肃又亲切地说：“不对，大概差不多的话不能说，毛主席说过，‘不懂就是不懂，不要装懂’嘛，像这样‘大概’，‘差不多’的话不能出于人民战士之口”，我听了很受教育。从那以后，我除了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之外，也开始认真留心周围的事物，连西华厅附近花草树木的名字都熟悉了，胸襟也感到开阔多了。

一把银叉

一九五二年年初的一天早晨，少奇同志正在西华厅前和关美同志用早餐。

当我在外边溜达，听到屋里有人召唤我，我便进去了，少奇同志高兴的让我坐下，亲切地说“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送给你一件东西作纪念吧。”说着就拿一把崭新的四股小银

叉放到我的手里，我顿时感到心里有说不出的温暖。我是一个从七、八岁就给地上放牛的苦孩子，过去谁把咱当人待过？！今天能够享受到中央首长这样的关怀真是不知说什么好……

后来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，平时舍不得用，每当逢年过节时在饭前拿出看看，这把银光闪闪的小叉，永远刻记着我在刘少奇同志身边生活的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毛 毛 的 鞋

我在少奇同志身边担任警卫工作时，他的儿子毛毛正念书，聪明、伶俐，大家都喜欢他。

一天我正在工作，看到毛毛经常穿着一双皮鞋都旧得要露脚了，便问他：“毛毛你怎么不买双新鞋换上呢？”毛毛说：“不得到爸爸的允许是不能买的，只要还能穿就不能轻易扔掉。爸爸说全国有很多人还穿不上呢。”是啊，少奇同志时时把全国人民挂在心上，在生活上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孩子。如今毛毛早该长大成人了，从小就穿着的那双朴素的鞋该走了多少坚实的路啊！

珍 贵 的 照 片

一九五六年四月一天上午，春风轻拂，阳光明媚。我们警卫战士们特别高兴，因接到上级的通知，少奇同志和我们一起来照象。不一会儿，少奇同志微笑着向我们走来，在西华厅大柳树下一起合影。

哪曾想，在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横行的年代里，因为这幅照片，我竟遭到了株连……

今天，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的千古奇冤平反昭雪。我久久凝视着这张珍贵的照片，仅不住热泪滚了下来。我决心以我有生之年，努力为党工作，来回答革命老前辈对我的殷切期待。

（延鑫整理）

回 忆 南 泥 湾

吕 志 明

一九四二年，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。为了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，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。

一九四二年春，在王震旅长的率领下，我们全旅干部、战士，从瓦窑铺出发，浩浩荡荡地开进南泥湾，开荒种地搞大生产。肩负着开荒种地，保卫延安，克服暂时困难的三大任务。南泥湾山高草密，连片的荒山河谷多年没人耕种，不见人烟。我们烧了荒草荆棘，支起帐篷，风餐露宿，抓紧时间拼命开荒，满山满岭，镢头四起，歌声飞扬，荒山野岭一片欢腾景象。那时，吃粮很困难，要到延长县去背运，往返一百里路，都是包米和小麦，又全是整粒粮。没有磨拉，我们就整粒煮着包米和麦子吃。至于油、盐、蔬菜就更谈不上

了，就是用水煮河沟里的水草吃，也感到很香甜。由于营养缺乏，全旅有一半以上的指战员得夜盲症。但是，同志们都很乐观，一心想着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打破封锁，战胜敌人的光明前景。为了在这里站住脚，我们自己打窑洞。一个班打窑洞六米宽，七米高，八米深，七天完成打窑洞的任务就住进去，如果七天完不成打窑洞的任务，就在野外露营。为了完成打窑洞的任务，干部、战士猛挥老镢头，一千一身汗，一身泥，手上都打了血泡，也没人叫苦。王震旅长让同志们休息，同志们说：“不完成任务，决不下火线！”最后，七天的任务，六天半就完成了，同志们都住进了这夏凉冬暖的新窑洞。

有烟瘾的战士，也就地取材，将芝麻叶和树叶子掺合在一起，晾干后用土纸一卷，就是上好的烟卷了，还抽得喷香呢。

天冷了，每个战士发了七斤羊毛，做衣服和鞋袜。同志们人人捻毛线，也学会了织毛衣做鞋袜。

当时，胡宗南匪帮经常骚扰边区。我们坚持一手拿枪，一手拿锄，敌人来了打击敌人，敌人走了，就拿起锄头开荒种地。每天早起晚归，两头不见太阳。每个战士一天开荒地九分多，第一年全旅开荒地一万多亩。耕地没有骡、马、牛，全靠双手和锄镐。那几年陕北也风调雨顺，头一年就获得了大丰收。三年后粮食产量达到了最高水平，完成了生产自给有余的任务。生活条件也不断得到改善。

王震旅长特别关怀和爱护战士。他经常深入营、连的食堂，询问炊事员和管理员，亲自过问每个战士一天吃多少油、盐、肉。他还经常深入连队和同志们谈心，问长问短，

问寒问暖唠家常。见了小战士，他就诙谐地问：“想不想家？怕不怕困难？怕不怕打仗？”小战士回答：“部队就是家，怕苦怕困难就不当兵，打仗才能消灭敌人，解放全中国！”王震旅长听了非常高兴，连连夸奖道：“好！这才是我们的好同志呢！”王旅长特别爱好体育活动，常和战士们一起跳高、跑远、打篮球、打排球。由于王旅长的带动，团、营、连的干部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，尊干爱兵，团结一致，干部和战士如同兄弟般亲热。

两年后，南泥湾在三五九旅的开发下，到处是庄稼，遍地是牛羊，成了陕北的小江南。每年秋收打的粮食吃不了，上交 100 万斤谷子。还养羊 100 只，养猪 40 头，养骡、马 10 头。这三年养的猪、羊主要是改善生活。除平时有油、盐吃以外，每到星期天改善一次生活，不是杀猪就是宰羊。

一九四五年每个指战员全部更换了新的服装。五月间，毛主席在延安飞机场接见了三五九旅的指战员，夸奖我们生产任务完成得很好。并给我们下达了新的任务：开赴前线去，扩大根据地，打败日本帝国主义，解放全中国！

时间已过了四十年，每当我回忆南泥湾的这段艰苦而难忘的生活，我都感到幸福，心中充满力量。

马赋广同志二三事

任 民

从一份标着“死亡”字样的干部档案里，看到一张略微泛黄的半身照片：光头，长圆脸，浓眉大眼，一副憨实纯朴的神态……我凝视着它，不禁黯然，眼前幻化出种种形象来：扎着羊肚儿手巾的典型的冀中老乡——戴着草黄色军帽的标准的土八路——呢帽褶皱里渍满灰土的“三八式”老干部……这个人，就是被林彪、江青一伙及其死党、亲信、打手迫害致死的原盘锦区党委第一书记马赋广。

“万兵水火都历尽，杨柳青青遍地春”。历史揭开新的一页。如今，当正直的人们提到他的时候，不仅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干部而深深惋惜，更多的是，从他一生的言行中，吸取着奋发上进的力量。

石家庄——沈阳——南大荒

盘锦，是发展粮食生产的基地。但，马赋广来这里时的1963年，条件是很艰苦的。这位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，解放后担任过石家庄市长、沈阳市委候补书记，在天津、沈阳等大城市居住多年，生活条件总是比农村舒适些。可是，当组织上决定调他到有名的“南大荒”工作时，马赋广同志二话不说，还象当年抗日、打老蒋时，一声令下，就打起行李，愉快地走上新的岗位，很有点象电影《老兵新传》里那个豪爽的

拓荒者！

开拓事业，是革命者的最大乐趣。马赋广一到盘锦，就和干部们一个一个农场地了解情况，下稻田，看苇塘，详尽地调查，夜以继日地思考、筹划着；就是在机关，他的工作时间的表也是：早7点——晚9点，还不要说时常认真阅批文件到深夜……他在向“一班人”袒露自己的心怀时，郑重地表示：中央和省委对我们这么重视和关心，我们要下决心把盘锦较快地建成商品粮基地，为国家多提供稻谷，积累资金，改善群众生活，那才是大家最高兴的事，暂时的困难算不了什么！他的家刚搬到大洼时，就住在伪满“开拓团”的铁皮顶房子里，冬天漏风，在家办公时，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。夏天，喝的是浮游着微生物的“塘水”，冬天，人们用麻袋背“塘冰”化水喝……可是，一年之后，水田面积扩大近五万亩，水稻又丰收了。——马赋广就是这样，以一个创业的实干家的气魄，在盘锦大地扎下了根。

如果说，从石家庄到沈阳，是人们容易或乐于接受的事情，那么，从沈阳到南大荒，是不是更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理想所在、情志所锤呢？

珍贵的历史镜头

在访问中，马赋广同志的爱人程庆云，回忆起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：

那还是“大跃进”的1958年，在急于求成的“左”的热潮冲击下，马赋广也凭着尽快发展生产的良好愿望，按面积估算单株分蘖数，在石家庄郊区槐底村，搞了小麦密植的亩产万斤“卫星田”。后来，人们提的指标越来越高……但是，当马赋广听到所谓“刮冷风”的话以后，他不是一棒子

打回，而是冷静思索，认真检讨。他在干部大会上说：搞跃进，我头脑也发烧了，高烧40度，搞卫星田，也是错的，我检讨！之后，他带头把过密的麦苗间稀。当时，有人讥讽他：咱活了一辈子，还没听说过春天拔麦苗的。说得马赋广脸上发热，但他并不生气，却爽快地说：错了嘛，就得赶快纠正！1959年夏收的时候，小麦平均亩产600斤。当年6月8日，周恩来总理视察了石家庄市郊区槐底人民公社的丰产小麦，表扬了马赋广的求实精神。多年来，马赋广珍藏着陪同总理视察的照片，可是，在十年浩劫中，竟被当做“罪证”查抄毁弃了！——这里可以告慰读者的是，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档案资料中，它的原版完好无损。现在复制出来，不过是重申一个浅显的道理：历史事实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，实事求是的精神永远要发扬！

从“发烧”到求实，吃一堑长一智。1958年的“土冒进”，给马赋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，也逐渐熔铸成一种性格：为群众着想，从实际出发，既致力于改革，又善于总结经验。他到盘锦以后，在中央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，积极支持和推行国营农场经营管理制度的改革，并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，形成一份很有价值的文件：《关于贯彻执行中央“五条”和“十六条”的具体办法（修正草案）》（简称“五十条”）。——用马赋广的口头禅来说：我们要办好农场，就要“吃政策饭”、“吃关系饭”（指正确处理国家、农场、农工三者关系）。为此，他经常深入场队蹲点，调查研究，在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方面，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，如发展农场的多种经营，组织农工的家庭副业，以至于充分利用坝埂种豆分给群众食用，插秧大忙时补

助口粮等等。马赋广历来反对吃“大锅饭”，肯定了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办法，并且形象地说：“这是在铁饭碗上又镶了金边。”——而这一切，在十年浩劫中，都被诬为“修正主义”横加批判。如果说敌人的谩骂从反面说明了我们的成功，那么，一切反诬强加之“罪状”，不也恰似一个干部的立功证明吗！

尤为可贵的是，马赋广同志不搞唯心主义的“一次完成”，而是注重向群众、向实际作调查，“一切从积累经验出发”，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，办好国营农场。在他主持工作其间，每年冬天总结一次生产经验，从实际出发，修改原订的条条，不断充实完善，同时，他带头宣讲，还要垦区的干部学习农业技术，熟悉有关政策。他常说：“空谈政治是不行的”，“不打粮食怎么喊突出政治也不行”。现在中央农垦部永久保存的档案材料表明：1965年，农垦部一位负责人到垦区检查工作后，给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报告中肯定：

“盘锦垦区的生产不断发展，……去年大水，经过全体职工数十天的日夜苦战，旱地作物虽然基本失收，23万亩水稻总产一亿四千二百多万斤（平均单产五百六十多斤），比1963年仍增长百分之十四。今年更好些……”

是啊，历史镜头之所以珍贵，就在于它可以为现实提供一面镜子。此刻，当我把目光再次移到1966年1月8日《辽宁日报》一版的影印件上，看着署名“中共盘锦农垦局委员会”的文章：《打破“洋框框”，从实际出发，走自己办农场的道路》，联想到从“土跃进”到“洋跃进”的教训，这蕴含着马赋广同志滴滴心血和集体智慧的结晶，对我们今天清理“左”倾思想，确立清醒的国情观念，走出一条中国式的

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，或许也能有所启发吧！

共产党人独有的“武器”

一个有着强烈革命事业心的领导者，对于干部的要求是严格的。盼铁成钢，响敲重锤，无非是期望干部尽快成长。和马赋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，称赞他党性强，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

一次，有的垦区领导成员在某农场搞了点吃喝，马赋广知道后，就在常委会上严肃地提出批评。他语重心长地说：下边搞吃喝，跟我们常委有关，常委风气正，就敢动手解决，如果我们屁股不干净，让人家抓辫子，哪还敢说人家！后来，又由监委书记去核实了情况，被批评的同志也作了深刻检查。

毛泽东同志说过，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，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。马赋广深深懂得这一点，有错就改，绝不护短。俗话说，金无足赤，马赋广同志也不是完人。他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，但有时说话过头，有片面性。有一次，他和秘书（也是党小组长）谈心、汇报，提到因为产量问题在大会上批评某农场领导，话说得重了让人抬不起头来。马赋广沉重地说：我这个毛病啊，也真是顽固，总检讨，有时还是让人接受不了，你说怎么好！秘书建议他亲自到农场去找那位干部交换意见。马赋广欣然同意。第二天，他和局党委书记陈国良一起，赶到那个农场，开门见山地对被批评重了的同志道歉：那天我说话过火了，我向你检讨。咱们都是共产党员，是同志，我的职务高，可是气粗，说话不讲分寸，这也是顽固性，我已经向小组长作了检讨，希望你谅解！那个同志听了很受感动，表示

今后一定努力搞好工作。事后，马赋广还再三请秘书多给自己提意见，他说：有个“对立面”好，对工作有好处。人的思想改造不容易啊！

常想着苣荬菜的土香味

1965年春天，马赋广到西安农场蹲点。一天清晨，他到果树趟子里的菜地挖苣荬菜。农场领导看见他就问：马书记，你也吃这个菜？马赋广微笑着说：吃，洗一洗，炸点酱吃，味道不错。又说：过去在家当农民，春天用这个填肚子，多会儿也不能忘啦！说着，又讲起旧社会吃糠咽菜度荒年的情景，启发干部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他到基层去，不许搞吃喝，从来不喝酒。有一次，他和一位副局长到榆树农场蹲点20多天，坚持到群众家吃派饭。在农场吃饭时，每次都提醒秘书按伙食标准交饭钱，而且还一笔一笔地问清。起初，秘书觉得他太“小气”。他说：这个事可得注意，不然的话，你就是只吃了几毛钱没交，若是有人顶名多吃多下帐，影响多不好啊！有的农场招待费开支多，他非常生气地说：若是从你们工资里扣，就不这么干了，还不是花国家、花群众的钱，你们就一点儿不心疼！当时，到垦区的客人很多，包括从中央和省里来检查工作的领导同志。对于接待工作，马赋广同志的主张是：热情接待，如实汇报，伙食按标准吃好，就是不兴用公款往里搭……

对群众呢？马赋广同志常说的一句话是：我也是种地的。1965年秋天，马赋广从坝墙子农场回来的路上，看到几个人用担架抬着人紧走，当时天正下雨，马赋广立即让司机停车，说：你送他们去医院，咱们走。那个病人感动得落泪了。马赋广催着让上车：快，治病要紧！我的祖辈是农民，

我也是种地的，我没病，淋点雨，还能浇坏吗？就这样，他在雨中走了六七里，回到办公室后，对秘书说：这么办，心里痛快，若是不管就走过来，那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？我们是共产党，不能光作报告，口头上讲为人民服务、关心群众疾苦。你想想看，咱让车送病人，这对党的影响多好！——类似的事不止一次。但另一方面，马赋广对于子女的要求却是严格的。一次，他的女儿和未婚夫去看他，正巧在路上遇见他坐小车回来，尽管车上只有他和秘书，但他还是让女儿和未婚夫走着到家……平时，总是教育子女生活朴素，别特殊。学校放假时，他把儿子送到生产队参加劳动。他对子女们说：可不能“鹰嘴鸭子爪”——意思是，光讲吃喝不会劳动可不行。由于他对子女要求严格，孩子们有时也带点自豪地讲究他：就我爸呗，正统马列！

可就是这样一位好干部，竟然被一小撮怀有野心的坏人，在所谓“红色政权”成立一个月后的“批评会”上，以莫须有的罪名，被一阵野蛮的“武器的批判”，打得血肉模糊，死于非命！时间是：1968年7月31日。

善恶昭彰，如影随形。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官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之流煽起造神运动，也给他们自己头上加了一道灵光圈，但终究现出了野心家的原形；而当时被污水浇头的党的好干部，到底是歪曲不了的。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，人民好比土地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，在人民中间生根、开花。”马赋广，正象那生命力极强的著名植物：落地生根——永远活在盘锦人民和一切正直人们的心田里！

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死的！

怀念冯宝林同志

冯 文 安

抗日战争时期。

一九四四年初冬的一天。

夜幕笼罩着冀东宁河县冯家台庄上空。刮脸的小北风，呼呼的吹着。

我是这年十月份入党的，在冯家台庄担任村干部。

这天，区小队从敌人手里缴获了四船稻谷，要转移到我们庄上，接到上级的指示后，党支部书记冯宝林（化名冯文佐），通知我，要在半夜时，拿着铁锹，和他一起去帮助区小队隐藏粮食。当三星响午的时候，我手拿着一把铁锹，轻轻的推开房门，走出了院子。

夜，黑糊糊的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庄子里的狗早就叫鬼子吃光了，静的一点声音也没有。走到街上，我警惕地紧握着手中的铁锹，急快地向宝林家走去。

突然，路旁堆放的花轱辘车接连的推翻了，十几个鬼子兵从车底下爬了出来，前后把我包围了。我转身想跑，又从身后上来几个鬼子将我绑上，我被捕了。

这时，刚刚走出家门的宝林同志，也被敌人逮捕了，押着他往庄东南小王台方向走去。我被敌人押着往潘庄方向走去。

潘庄有鬼子的中心炮楼，离冯家台只有十五里路。中间

要通过王家道河。河两岸是接片的大苇塘，一边走着，我心里一边寻思着，“我要跑掉，不能白白去送死。四船稻谷还需要转移，这一情况要向宝林同志汇报（当时我还不知道宝林也被捕了）。走着走着，就来到王家道河边，我一有机会到了，就跟押着我的鬼子说：“我要解手”，“快快地！”鬼子把手中牵着我的绳头松开了。我慢慢往前走了几步，猛一转身，就往苇塘里跑去。“哒！哒！”敌人见我跑了，赶忙打起枪来。子弹把苇子打得哗哗直响，我还是拚命地跑着。由于天黑，再加上我的地形熟，终于躲过了敌人的子弹，跑出了苇塘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看庄子里没什么动静了，就回到了家里。这时，小王台庄的村干部孙洪坡和宝林的妻子就来到了我家，告诉我说，宝林挂花了，爬到了小王台孙洪坡家。我一听，赶忙和他们一起去看宝林，用小推车把宝林接了回来。

原来，宝林被捕后，一出庄子他就跑了，被鬼子乱枪击中了后背，子弹从前胸出来了。鬼子以为宝林已被打死了，就走了。宝林醒过来后，一点点爬到了孙洪坡家。

宝林躺在炕上，血从沾在膏药底的伤口里不断地流，蜡黄的脸上，汗珠不断线地淌，他看了看身旁的我，又看了看一个三岁和一个三个月的两个女儿，和在一旁哭泣的妻子，象要说什么。我知道他是要把最后的话告诉我，赶忙拿过一张纸，宝林吃力的从兜里拿出笔，把庄里的地道和隐藏的弹药情况都写在了纸上。然后说，“要放好，注意保密。要把这件事情查清。”说完，就牺牲了。那年宝林同志才三十岁，就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留下了年仅二十七岁的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孩子。后来，宝林同志的妻子，继承宝林同志的遗志，为革命做出